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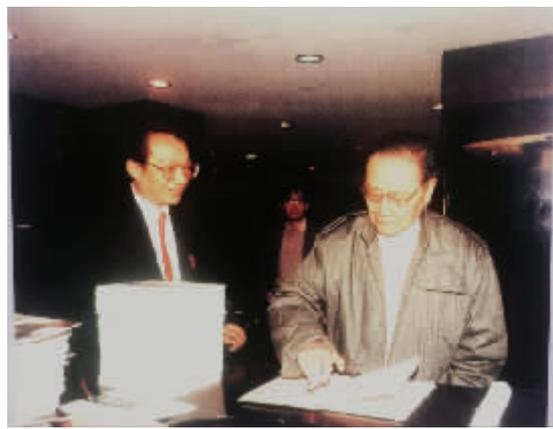
王元化谈读书与独立思考

■曹正文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公众场合第一次见到王元化先生的,当时我在《新民晚报》副刊部当编辑。王元化先生为“夜光杯”写过不少出色的短文,如《批旧愈深,爱新弥切》等,他写的文字情深意赅,每一篇仅千余字。因为喜欢王元化的文章,我就买了他的一些书,如上海古籍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文艺版的《文学沉思录》,还从贾植芳先生处借得王元化1952年出版的《向着真实》,并听贾植芳先生提到王元化在非常时期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胆略,对他十分钦佩。

1986年起,我独立执编“读书乐”专刊,便想向王元化先生约稿,他当时已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而我单位的总编辑老束当年从事地下党工作时,曾是王元化的手下,我便以约稿为名,从老束那里获悉王元化寓所的电话与地址,先去电去信约稿,后又上门求教。

王元化当时住在吴兴路246弄3号10楼,我去拜访时,是王老的夫人张可女士开的门。张可是翻译家,也写点戏曲理论文章。她温和地一笑,站在她背后的王元化先生温文尔雅,戴一副银丝边眼镜,眼镜背后有一对很大很亮的眼睛,记得他当时已66岁了,额头上有明显的皱纹。他很亲切地招呼我在客厅坐下,我因为在“读书乐”上设了一个“乐在书中”的栏目,请各界知名人士谈读书经验,便把想约王元化先



王元化(右)于一九八七年出席“读书乐”创刊一百期座谈会,左为本文作者。

生撰稿的想法说了。

但王元化先生并没回应,只是说:“晚报新创办的‘读书乐’专刊很好。”他问了我一些情况,知道我没大学文凭,是经自学考试进晚报当记者的,便一笑说:“你的领导、晚报总编束幼秋也没有大学文凭。”他又说,自己虽在清华大学校园中长大,年轻时考入大夏大学,但读的却是经济专业,搞文学研究则是受了读书与社会实践的影响。

听他说到读书,我便问他喜欢读哪些书,哪几本书对他影响最大,王元化让我参观了他的书房:一个老式的书架上,有一套

《皇清经解》的石印本,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选》,黑格尔与鲁迅的著作,《文心雕龙》的几个版本,以及诸子百家的小册子。

那天谈了十来分钟,并没有详细谈约稿的事,但我心里已很满足。一位市委宣传部的家,与我见到过的复旦大学与华东师大一些教授家的书斋大致相同,布置很精致,书卷气很浓。1986年12月“读书乐”创刊50期,举办了各界知名人士与读者座谈会,王元化很佩服熊十力先生,他题字赠“读书乐”:“读书之要,我想集熊十力先生两句话供参考:‘沉

潜往复,从容含玩。谨守阙疑,触处求解。’”给我很大鼓励。1987年“读书乐”举办创刊100期大型作者、读者座谈会,王元化亲临会场,并作了发言。

王元化说自己从小喜爱读书,大约是受清华大学这个环境所影响。他说,他一岁时就住在清华南园12号,当时清华的国学大师赵元任住1号,陈寅恪住2号,王国维住17号,这些著名学人热爱读书,并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为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读书的种子。他因为怀念那段清华校园的生活,便把自己上海寓所的书斋取名清园。他曾在“读书乐”创刊1000期(2006年)时为“读书乐”题字,署名不是王元化,而是清园。

王元化1955年离开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位置,后被安置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他说在这段时间内,他埋首潜心读书,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和《美学》,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并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沉下心来研究这本古典文论。他先后写了十几篇《文心雕龙束释》的读书笔记,其中一篇交我刊发。

王元化先生说,他对鲁迅著作十分喜爱,鲁迅的书,是他的案头书,鲁迅是他精神上的导师,他

曾写过一篇《鲁迅与尼采》的文章,对鲁迅先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十分佩服。

正因为王元化热爱读书与坚持独立思考,所以他写的文章就不同凡响。他为“读书乐”写过一篇《一百元哲学》的短文,这个题目很让人费解,也很吸引人。他在文中列举了黑格尔讲一百元钱在一个人的钱袋中与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以此,他指出近年来在学术界,有人将客观存在与主观思维之间的界线抹去了。有的评论家对古代思想过度“救活”,并不尊重原著内容的客观性,而是加以想象与漫画化,也就是把思想中的一百元当作实在的一百元了,王元化对此作了批评。

而他另一篇为“读书乐”写的《走下神坛》,则对《论语》的一个优点作了详述。他说《论语》编者没有为尊者讳,书中有对孔子的讥嘲指责,都被忠实呈现。虽然编者十分崇拜和尊敬孔子,但孔子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必然有常人之失意,乃至感慨,他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的愤懑、感伤、发脾气都被如实地记录下来,这才显出孔子的真实。但后来《论语》的注释者却设法冲淡或掩盖孔子的某些缺点,起到了神化孔子的作用,进而达到了迷信孔子的地步。至明清,孔子已成完人,“乃是一种褻渎”。王元化的读书体会是“让孔子走下神坛”,对读古代圣贤之书,提出了要独立思考的倡议。

书名:《古老的荷兰童谣》(Old Dutch Nursery Rhymes)

插画师:Henriot, Willebeek Le Mair

英文童谣:R. H. Elkin

作曲:J. R. ntgen

出版社:Edmund Evans, Ltd.

出版时间:1917年

莫切斯顿被誉为爱丁堡的富人区,《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就居住在这个区,除了各类小资情调的咖啡店、工艺品店,这个区域最多的是售卖附近居民捐赠物品的慈善店。我在这里的一家叫“庇护所”的慈善店发现了这本《古老的荷兰童谣》。

这本书的封二写着:献给尊贵的荷兰公主朱丽安娜·路易丝·爱玛·玛丽·威廉明娜,当时,朱丽安娜公主刚刚8岁。

书中含15首荷兰童谣,包括《小水手》《鸭子们》《小人》《转身,转身》《仙鹤叼来一个小弟弟》《坚果早餐》《可怜的小狗》等,看着这些简单名了、诙谐横生的歌名,似乎就要轻轻地哼唱起来。

古老的荷兰童谣能够在英国广泛传播,大概和在英国生活的荷兰移民分不开,当故乡成为渐行渐远的回忆时,记忆里的童谣却没有随时间飘散。荷兰童谣的主题经常和荷兰的历史相关,比如《纸帽子》里唱到“一、二、三、四,纸帽子,如果你没有帽子,用礼品纸做一个帽子”,这首童谣讲述的是1830年荷兰威廉一世国王的征兵事件:因当时缺少军事装备,政府只能给士兵发纸帽子或者布帽子,来代替头盔。

翻开《古老的荷兰童谣》,我被书中淡雅的插画所吸引,配合歌谣看插画,看出了情趣与幽默,让人忍俊不禁。一首《一周和周日》的童谣讲述女孩玛丽·简从周一到周六,几乎每天都感到不舒服,卧床不起,但是周日,她一点毛病都没有,开开心

在英国淘插画书

仙鹤叼来小孩的童谣

■崔莹



《古老的荷兰童谣》插图

心心地去教堂做礼拜。第一幅插画中,靠在椅子上,满面愁容的玛丽·简正向妈妈摇头,拒绝吃饭;第二幅插画中,玛丽·简穿戴得整整齐齐,手里捧着书,走向教堂。插画中的玛丽·简和妈妈都穿着木鞋,令人想起荷兰人对木鞋的钟爱。

童谣《波利·珀金》的歌词是这样的:“波利·珀金,抓住我的上衣,抓住我的睡袍,这就是我们迈步进城的方式。”插画中,兄弟姐妹们牵着衣襟排成一队,队伍最前面是抱着婴儿的妈妈。在欧洲很多家庭,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经常会摩肩接踵,边唱这首童谣边迈步去卧室睡觉。

书中那首《仙鹤叼来一个小弟弟》的

童谣则充满温暖:“今天仙鹤叼来一个小弟弟到我家,我哭着找妈妈,但她不能出来和我玩,小鸡们在花园里瞎逛,我的帽子被吹跑了,好心人帮我找一下帽子……”在欧洲,假如小朋友问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妈妈们通常回答,“是仙鹤叼来的”,这比回答“从垃圾箱里捡来的”要浪漫得多呢。

仙鹤和新生儿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最早源自古希腊神话:天后赫拉女神将她的竞争对手变成了仙鹤,为了复仇,这只仙鹤就想想方设法偷赫拉的孩子。仙鹤给夫妻带来新生儿的说法在几百年前的德国就出现了,安徒生创作于1838年的寓言故

事《仙鹤》又将这一典故普及。故事中,因受到小男孩的嘲笑,仙鹤恶作剧,将一个死孩子叼到小男孩的面前,小男孩大哭。而对于另一名友善的小男孩,仙鹤叼给他的的是一个健康的弟弟和一个健康的妹妹。

据说,未生儿的灵魂居住在有水的地方,比如湿地、泉水边和池塘里,因为仙鹤会经常拜访这些地方,所以它们能够捕捉到婴儿的灵魂,将他们带到希望有孩子的父母的身边。并且,仙鹤喜欢住在屋顶上,正好可以将小孩子塞进烟囱里。

这本《古老的荷兰童谣》的插画是荷兰插画师亨利特·威尔贝克·勒·迈尔绘制的,因为她擅长画小孩子的生活和情趣,因此被英国艺术杂志《工作室》的评论员誉为是继凯特·格林纳威之后,最能捕捉孩子们童真神韵的插画师。迈尔的父母都是艺术家,她爸爸擅长素描,妈妈喜欢写诗、画油画。迈尔很喜欢当时法国最有名的插画师莫里斯·布代·德·蒙维尔的作品,在她15岁时,父母带她到巴黎拜访了蒙维尔,蒙维尔建议迈尔学习解剖学,并给她一些如何画儿童肖像画的建议。此后每年,迈尔都会带着自己的作品来见蒙维尔,让对方目睹自己的进步。蒙维尔说服迈尔在荷兰鹿特丹艺术学院进行专业学习。

1904年,迈尔的第一本插画书《孩子们的舞蹈》在法国出版,当时她只有15岁。不久后,迈尔和妈妈合作,妈妈写诗,她绘画,出版了三本插画诗歌集。

迈尔的画作色彩清淡,讲究细节,像是徐徐春风拂面而来。在她的画作里,每个小女孩都穿戴得像是公主,男孩礼貌而绅士,他们在停满白色帆船的海边翩翩起舞,在彩色孔雀漫步的草坪上吃樱桃,在粉色的玫瑰花廊下玩跷跷板——这些美好和纯真,把人们带回到往昔,空中仿佛飘荡着“古老的荷兰童谣”。